



玄怪錄

唐宋小說精選

汪辟疆編

其書  
集  
卷  
之  
一

神州國光社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5169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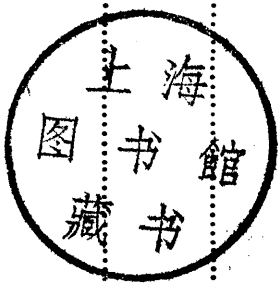
# 玄 怪 錄

## 目 次

玄怪錄……………一

玄怪錄續……………三三

紀聞……………六七



其書目  
卷之四

神州國光社刊行

編輯者 神州國光社

本書輯錄 汪 辟 疆

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

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 
上海福州路  
三八四弄四號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

實價

# 玄怪錄

牛僧孺撰



按玄怪錄十卷，唐牛僧孺撰。唐志著錄子部小說家類。宋志同。僧孺字思黯，憲宗時與李宗閔對策，條指時政，以方正敢言進用。累官御史中丞。穆宗時以戶部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文宗時與李宗閔相結，權震天下，時稱牛李。武宗時累貶循州刺史。宣宗立，乃召還，爲太子少師。大中二年卒，年六十九。諡曰文簡。有傳在兩唐書。（唐書一百七十二。舊唐書一百七十二。）僧孺少負才名，而頗嗜志怪。此玄怪錄十卷，大抵未通籍以前所作。晁公武讀書志曰：『僧孺爲宰相，有聞於時，而著此等之書。周秦行紀之謗，蓋有以致之。』晁氏此言，蓋以深惡其人，遂有此深文之論，要未盡允。唐時文士，往往假小說以寄渙思。史才如沈既濟、陳鴻，文人如白行簡、沈亞之，一

時興到，偶寄毫素，要未能免。何獨於思黯而疑之。且小說至貞元元和之間，作者雲起，情文交互，靡不備具本原，掩其虛飾。而僧孺於顯揚筆妙之餘，時露其詭設之迹。如其書中之元無有一條，觀其標題命名之旨，已自託於烏有亡是之倫。與昌黎之傳毛穎，柳州之紀河間，固同一用心也。胡元瑞反以此詆之，此又出於衛道之一念，未足語於文學之真諦也。今牛氏書既已久佚，惟太平廣記尙存三十三篇，文辭雅潔，允推作者。治唐人小說者，不可不肄及之也。牛氏書既盛行一時，繼起而擬之者，薛漁思有河東記三卷，亦記譎怪事。自序云：『續牛僧孺之書』。見郡齋讀書志十卷。三。張讀有宣室志十卷，亦紀仙鬼靈異事迹。讀字聖朋，則張鷟之裔，而牛僧孺之外孫也。（見唐書一百六十一張薦傳）至李復言之書，則直云續玄怪錄。皆沿其流波而益加談詭者也。今玄怪錄十卷本，已不可見。姑從廣記說，郭擇錄數條，而未敢以晁公武胡應麟詆諆之言，輕肆抹殺也。

## 崔書生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開元天寶中，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，好植名花，暮春之中，英蕊芬鬱，遠聞百步。書生每初晨必興，漱看之。忽有一女，自西乘馬而來，青衣老少數人隨後。女有殊色，所乘駿馬極佳。崔生未及細視，則已過矣。明日又過。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，鋪陳茵蓆，仍迎馬首拜曰：『某姓好花木，此園無非手植。今正值香茂，頗堪流眄。女郎頻日而過，計僕馭當疲，敢具單醪，以俟息。』女不顧而過。其後青衣曰：『但具酒饌，何憂不至。』女顧叱曰：『何故輕與人言？』崔生明日又先及，鞭馬隨之，到別塾之前。又下馬拜請，良久，一老青衣謂女曰：『馬大疲，暫歇無爽。』因自控馬至當寢下。老青衣謂崔生曰：『君既求婚，余爲媒妁，可乎？』崔生大悅，載拜跪請。青衣曰：『事亦必定，後十五日，大是吉辰。君於此時，但具婚禮所要，并於此備酒餚。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，故日往看省。向某去後，便當咨啓，期到皆至此矣。』於是俱行。崔生在後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，至期，女及姊皆到。其姊亦儀質極

麗送留女歸於崔生，崔生母在故居，殊不知崔生納室，崔生以不告而娶，但啓以婢媵。母見新婦之姿甚美，經月餘，忽有人送食於女，甘香殊異。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，因伏問几下。母曰：『有汝一子，冀得求全。今汝所納新婦，妖媚無雙。吾於土塑圖畫之中，未曾見此。必是狐魅之輩，傷害於汝，故致吾憂。』崔生入室，見女淚涕交下，曰：『本侍箕箒，望以終天。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。明晨卽別。』崔生亦揮淚不能言。明日，女車騎復至，女乘一馬，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。入邏谷三十里，山間有一川，川中有異花珍果，不可言紀。館宇屋室，侈於王者。青衣百許迎拜曰：『無行崔郎，何必將來。』於是捧入，留崔生於門外。未幾，一青衣女傳姊言曰：『崔郎遣行，太夫人疑阻，事宜便絕，不合相見。然小妹曾奉周旋，亦當奉屈。』俄而召崔生入，責誚再三，詞辨清婉。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。後遂坐於中寢，對食，食訖，命酒召文樂洽奏，鏗鏘萬變，樂闋，其姊謂女曰：『須令崔郎却迴，汝有何物贈送？』女遂袖中取出白玉盒子，遺崔生。生亦留別。於是各嗚咽而出門。至邏谷口，回望千巖萬壑，無有逕路。因慟哭歸家，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，曰：『君有至寶，乞相示也。』崔生曰：『某貧



士何有是請？僧曰：「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？貧道望氣知之。」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。僧起，請以百萬市之，遂往。崔生問僧曰：「女郎誰耶？」曰：「君所納妻，西王母第三女，玉卮娘子也。姊亦負美名於仙都。况復人間！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。若住得一年，君舉家不死矣。」

按太平廣記六十三引此文，注出玄怪錄。

## 元無有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寶應中有元無有，常以仲春末，獨行維揚郊野。值日晚，風雨大至。時兵荒後，人戶多逃，遂入路旁空莊。須臾霽止，斜月方出。無有坐北窗，忽聞西廊有行人聲。未幾，見月中有四人，衣冠皆異，相與談諧吟詠甚暢。乃云：「今夕如秋風月若此，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？」其一人卽曰云云，吟詠旣朗，無有聽之具悉。其一衣冠長人，卽先吟曰：「齊紈魯縞如霜雪，寥亮高聲予所發。」其二黑衣冠短陋人，詩曰：「嘉賓良會清夜時，煌煌燈燭我能

持。其三故弊黃衣冠人，亦短陋。詩曰：『清冷之泉候朝汲，桑屨相牽常出入。』其四故黑衣冠人，詩曰：『爨薪貯泉相煎熬，充他口腹我爲勞。』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，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。遞相褒賞，觀其自負，則雖阮嗣宗詠懷，亦若不能加矣。四人遲明方歸舊所，無有就尋之堂中，惟有故杵，燈臺，水桶，破鑊，乃知四人，卽此物所爲也。

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九，引此文。注云出玄怪錄篇中所敘，本極怪誕。牛相嗜奇，一至於此。惟唐人小說，類此尙多。假筆墨以寄才思，流風所播，極於明清，則又不可不肆及之也。胡應麟曰：『變異之談，盛於六朝；然多是傳錄舛訛，未必盡幻設語。至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說以寄筆端，如毛穎、南柯之類尙可，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，玄怪錄元無有，皆但可付之一笑。其文氣亦卑下，亡足論。宋人所記，乃多有近實者，而文彩無足觀。』（二酉拾遺卷中）胡氏之論近是矣。惟小說旣屬設辭，不能責以實錄之體。卽有一二依託史實，如虬髯、上清之類，已屬無稽；况稽神語怪，本無足置。

論者乎。牛氏書既盛行於元和長慶之間，承其風者，如李復言、張讀諸人，並有遺述。至廣記所收無名氏之東陽夜怪錄，或即推本此文，而肆其波瀾。卽景抒情，雖極奇闢，冗而寡味矣。今錄存於此，俾誦此篇者，得省覽焉。

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引東陽夜怪錄云：前進士王洙，字學源，其先琅琊人。元和十三年春擢第。嘗居鄒魯間，名山習業。洙自云：前四年時，因隨籍入貢，暮次滎陽逆旅。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，以家事不得就舉，言旋故里。遇洙，因話辛勤往復之意。自虛字致本，語及人間目覩之異。是歲，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。（乃元和八年也。）翼日，到渭南縣，方屬陰暄，不知時之早晚。縣宰黎謂留飲數巡。自虛恃所乘壯，乃命僮僕輜重，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，聊踟蹰焉。東出縣郭門，則陰風刮地，飛雪霽天，行未數里，迨將昏黑。自虛僮僕，既悉令前去。道上又行人已絕，無可問程。至是不知所屆矣。路出東陽驛南，尋赤水谷口道，去驛不三四里，有下塢。林月依微，略辨佛廟。自虛啓扉，投身突入。雪勢愈甚。自虛竊意佛宇之居，有住僧，將求委焉，則策馬入。其後纔

認北橫數間空屋，寂無燈燭。久之傾聽，微似有人喘息聲。遂繫馬於西面柱，連問：「院主和尚，今夜慈悲相救。」徐聞人應：「老病僧智高在此。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，無從以致火燭。雪若是，復當深夜，客何爲者？自何而來？四絕親隣，何以取濟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，且此相就，則免暴露。兼撤所藉芻藁分用，委質可矣。」自虛他計既窮，聞此內亦頗喜。乃問：「高公生緣何鄉？何故棲此？又俗姓云何？既接恩容，當還審其出處。」曰：「貧道俗姓安，（以本身肉鞍之故也。）生在磧西。本因捨力，隨緣來詣中國。到此未幾，房院疎蕪。秀才卒降，無以招待，不垂見怪爲幸。」自虛如此問答，頗忘前倦。乃謂高公曰：「方知探寶化成如來，非妄立喻。今高公是我導師矣。高公本宗，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。」俄則杳杳然，若數人聯步而至者。遂聞云：「極好雪。師丈在否？」高公未應，聞一人云：「曹長先行。」或曰：「朱八丈合先行。」又聞人曰：「路甚寬，曹長不合苦讓，偕行可也。」自虛竊謂人多，私心益壯。有頃，卽似悉造座隅矣。內謂一人曰：「師丈，此有宿客乎？」高公對曰：「適有客來詣宿耳。」

自虛昏昏然，莫審其形質。唯最前一人俯簷暎雪，彷彿若見着阜裘者，背及肋有搭白補處。其人先發問自虛云：「客何故瑀瑀（丘圭反）然犯雪昏夜至此？」自虛則具以實告。其人因請自虛姓名。對曰：「進士成自虛。」自虛亦從而語曰：「暗中不可悉揖清揚，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。請各稱其官及名氏。」便聞一人云：「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胄曹參軍盧倚馬。」次一人云：「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。」次一人曰：「去文姓敬。」次一人曰：「銳金姓奚。」此時則似周坐矣。初，因成公應舉，倚馬旁及論文。倚馬曰：「某兒童時，卽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，今猶記得。今夜景象宛在目中。師丈有之乎？」高公曰：「其詞謂何？試言之。」倚馬曰：「所記云：『誰家掃雪滿庭前，萬壑千峯在一拳。吾心不覺侵衣冷，曾向此中居幾年。』」自虛茫然如失，口呿眸眙，尤所不測。高公乃曰：「雪山是吾家山。往年偶見小兒聚雪，屹有峯巒山狀，西望故國，悵然因作是詩。曹長大聰明，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，不因曹長誠念在口，實亦遺忘。」倚馬曰：「師丈騁逸步於遐荒，脫塵機（機當爲羈）。

於維繫，巍巍道德，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，望塵奔走，曷（曷當爲褐，用毛色而譏之）敢窺其高遠哉！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，受性頑鈍，闕下柱玉，煎迫不堪。旦夕羈（羈當爲饑）旅，雖勤勞夙夜，料入况微，負荷非輕，常懼刑責。近蒙本院轉一虛銜，（謂空驅作替驢）意在苦求脫免。昨晚出長樂城下宿，自悲塵中勞役，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。因寄同侶，成兩篇惡詩。對諸作者，輒欲口占，去就未敢。」自虛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得聞佳句。」倚馬又謙曰：「不揆荒淺，况師丈文宗在此，敢呈醜拙邪？」自虛苦請曰：「願聞，願聞！」倚馬因朗吟其詩曰：「長安城東洛陽道，車輪不息塵浩浩。爭利貪前競着鞭，相逢盡是塵中老。（其一）日晚長川不計程，離羣獨步不能鳴。賴有青青河畔草，春來猶得慰（慰當作饑）羈（羈當作饑）情。」合座咸曰：「大高作？」倚馬謙曰：「拙惡！拙惡！」中正謂高公曰：「比聞朔漠之士，吟諷師丈佳句絕多。今此是穎川，况側聆盧曹長所念，開洗昏鄙，意爽神清。新製的多，滿座渴咏，豈不能見示三兩首，以沃羣驥？」高公請俟他日。中正又曰：「眷彼名公，悉至，何

惜兔園。雅論高談，抑一時之盛事。今去市肆苦遠，夜艾興餘，杯觴固不可求，炮炙無由而致。賓主禮闕，慚慙空多。吾輩方以觀心采頤，（謂齧草之性，與師丈同。）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，赧然何補。」高公曰：「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，祇如八郎，力濟生人，動循軌轍，攻城犒士，爲己所長。但以十二因緣，皆從觴起。茫茫苦海，煩惱隨生。何地而可見菩提，（提當爲蹄。）何門而得離火宅？（亦用事譏之。）中正對曰：『以愚所謂覆轍相尋，輪回惡道，先後報應，事甚分明。引領修行，義歸於此。』高公大笑，乃曰：『釋氏尙其清淨，道成則爲正覺。（覺當爲角。）覺則佛也。如八郎向來之談，深得之矣。』倚馬大笑。自虛又曰：『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。在小生下情，實願觀寶。和尚豈以自虛遠客，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？且和尚器識非凡，岸谷深峻，必當格韻才思，冠絕一時，妍妙清新，擺落俗態。豈終祕咳唾之餘思，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？』高公曰：『深荷秀才苦請，事則難於固違。况老僧殘疾衰羸，習讀久廢，章句之道，本非所長。卻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。然於病中，偶有兩篇自述，匠石能

聽之乎？曰：「願聞。」其詩曰：「擁褐藏名無定蹤，流沙千里度衰容。傳得南宗心地後，此身應便老雙峯。爲有閻浮珍重因，遠離西國越咸秦。自從無力休行道，且作頭陀不繫身。」又聞滿座稱好聲，移時不定。去文忽於座內云：「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，雪夜皎然，及門而返。遂傳「何必見戴」之論。當時皆重逸興。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，下視袁安蔣詡。吾少年時頗負雋氣，性好鷹鷂。曾於此時，畋遊馳騁。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，御宿川之東時。（此處地名苟家背也。）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，不覺詩狂所攻，輒汚泥高鑿耳。」因吟詩曰：「愛此飄飄六出公，經瓊洽絮舞長空。當時正逐秦丞相，騰躑川原喜北風。」獻詩訖，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，因難云：「呼雪爲公，得無檢束乎？」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，後賢以爲名論，用以證之。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。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。烏大嘗謂吾曰：「難得臭味同。」斯言不妄。今涉彼遠官，參東州軍事。（義見古今注。）相去數千苗十（以五五之數故第十。）氣候啞吒，憑恃羣親，索人承事。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諸！」銳金曰：「安敢



當不見苗生幾日？」曰：「涉旬矣。」然則苗子何在？」去文曰：「亦應非遠。知吾輩於此計合解來。」居無幾，苗生遽至。去文僞爲喜意，拊背曰：「適我願兮！」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。自虛先稱名氏。苗生曰：「介立姓苗。」賓主相諭之詞，頗甚稠沓。銳金居其側，曰：「此時則苦吟之矣。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，如何如何？」自虛曰：「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，何爲尙吝瑰寶，大失所望。」銳金退而逡巡曰：「敢不貽廣席一噓乎？」輒念三篇近詩云：「舞鏡爭鸞綵，臨場定鷓拳。正思仙仗日，翹首仰樓前。養鬪形如木，迎春質似泥。信如風雨在，何憚跡卑棲。爲脫田文難，常懷紀涓恩。欲知疎野態，霜曉叫荒村。」銳金吟訖，暗中亦大聞稱賞聲。高公曰：「諸賢勿以武士見待，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，又善屬文，而乃猶無所言。皮裏藏否吾輩，抑將不可。况成君遠客，一夕之聚，空門所謂多生有緣，宿鳥同樹者也。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！」中正起曰：「師丈此言，乃與中正樹荆棘耳。苟衆情疑阻，敢不唯命是聽。然慮探手作事，自貽伊戚，如何？」高公曰：「請諸賢靜聽。」中正詩曰：「亂魯負

虛名，遊秦感甯生。候驚丞相喘，用譏葛盧鳴。黍稷茲農興，軒車乏道情。近來筋力退，  
 一志在歸耕。』高公歎曰：『朱八文華若此，未離散秩，引駕者又何八哉！屈甚，屈甚！』  
 倚馬曰：『扶風二兄偶有所繫，（意屬自廬所乘）吾家龜茲，蒼文斃甚，樂喧厭  
 靜，好事揮霍，興在結束，勇於前驅。（謂般輕貨首隊頭驢）此會不至，恨可知也。』  
 去文謂介立曰：『胃家兄弟居處匪遙，莫往莫來，安用尙志。』詩云：『朋友攸攝，』而  
 使尙有遐心。必須折簡見招，鄙意頗成其美。』介立曰：『某本欲訪胃大去，方以論  
 文興酣，不覺遲遲耳。敬君命予。今且請諸公不起。介立略到胃家即回。不然，便拉胃  
 氏昆季同至，可乎？』皆曰：『諾。』介立乃去。無何，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：『蠢  
 茲爲人，有甚爪距，頗聞潔廉，善主倉庫。其如蜡姑之醜，難以掩於物論何？』殊不知  
 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。及門，警聞其說。介立攘袂大怒曰：『天生苗介立，鬪伯比之  
 直下。得姓於楚遠祖，焚皇茹，分二十族，祀典配享，至於禮經。（謂郊特牲八蜡迎虎  
 迎猫也。）奈何一敬去文，盤瓠之餘，長細無別，非人倫所齒，只合馴狎稚子，獮守酒

旗，諂同妖狐，竊脂媚竈，安敢言人長短。我若不呈薄藝，敬子謂我咸秩無文，使諸人異日藐我。今對師丈，念一篇惡詩，且看如何？」詩曰：「爲慚食肉主恩深，日晏蟠蜿臥錦衾。且學志人知白黑，那將好爵動吾心。」自虛頗甚佳歎。去文曰：「卿不詳本末，厚加矯誣。我實春秋向戍之後，卿以我爲盤瓠，如辰陽比房，於吾殊所華闊。」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，乃曰：「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，可乎？昔我逢丑父，實與向家夢皇，春秋時屢同盟會。今座上有名客，二子何乃互毀祖宗，語中忽有綻露。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。且盡吟詠，固請息喧。」於是介立卽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。初，澹澹然若自色。二人來前，長曰胃藏瓠，次曰藏立。自虛亦稱姓名。藏瓠又巡座云：「令兄令弟。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。潛跡草野，行著及於名族，上參列宿，親密內達肝膽。况秦之八水，實貫天府，故林二十族，多是咸京。聞弟新有題舊業詩，時稱甚美。如何得聞乎？」藏瓠對曰：「小子謬廁賓筵，作者雲集，欲出口吻，先增慚怍。今不得已，塵汗諸賢耳目。」詩曰：「烏鼠是家川，周王昔獵賢。一從離子卵，

(鼠兔皆變爲蝟也) 應見海桑田。介立稱好。弟他日必負重名，公道若存，斯文不朽。藏瓠斂躬謝曰：「藏瓠幽墊所宜，幸陪羣彥。兄揄揚太過，小子謬當重言，若負芒刺。」座客皆笑。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，不暇自念己文。但曰：「諸公清才綺靡，皆是目牛遊刃。」中正將謂有譏，潛然遁去。高公求之，不得，曰：「朱八不告而退，何也？」倚馬對曰：「朱八世與炮氏爲讎，惡聞發礪之說而去耳。」自虛謝不敏。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，語自虛曰：「凡人行藏卷舒，君子尙其達節；搖尾求食，猛虎所以見幾。或爲知己吠鳴，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。去文不才，亦有兩篇言志奉呈。」詩曰：「事君同樂義同憂，那校糟糠滿志休。不是守株空待兔，終當逐鹿出林邱。少年嘗負饑鷹用，內願曾無寵鶴心。秋草毆除思去字，平原毛血與從禽。」自虛賞激無限，全忘一夕之苦。方欲自誇舊制，忽聞遠寺撞鐘，則比膊鉤然聲盡矣。注目略無所覩。但覺風雪透窗，臊穢拍鼻。唯窅颯如有動者，而厲聲呼問，絕無由答。自虛心神恍惚，未敢遽前捫攬。退尋所繫之馬，宛在屋之西隅。鞍韉被雪，馬則斃柱而

立。遲疑問，曉色已將辨物矣。乃於屋壁之北，有橐駝一，貼腹跪足，偏耳齟口。自虛覺夜來之異，得以遍求之。室外北軒下，俄又見一瘁瘠烏驢，連脊有磨破三處，白毛茁然將滿。舉視屋之北拱，微若振迅有物，乃見一老鷄蹲焉。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，東西有隙地數十步。牖下皆有彩畫處，土人曾以麥穗之長者，積於其間。見一大駝貓兒眠於上。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，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。自虛因蹴之，果獲一刺蝟，蠕然而動。自虛周求四顧，悄未有人。又不勝一夕之凍乏，乃攬轡振雪，上馬而去。週出村之北道，左經柴欄舊圃，視一牛踏雪齧草。次此不百餘步，合村悉輦糞。幸此蘊崇，自虛過其下，羣犬喧吠。中有一犬，毛悉齊髀，其狀甚異，睥睨自虛。自虛驅馬久之，值一叟，闢荆扉，晨興開徑雪。自虛駐馬訊焉。對曰：『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。郎君昨宵何止？行李間有似迷途者？』自虛語及夜來之見，叟倚筭驚訝曰：『極差極差！昨晚天氣風雪，莊家先有一病橐駝，慮其爲所斃，遂覆之佛宇之北，念佛社屋下。有數日前，河陰官脚過，有乏驢一頭，不任前去。某哀其殘命未捨，以粟斛易留之，』

亦不羈絆。彼欄中瘠牛，皆莊家所畜。適聞此說，不知何緣如此作怪。』自虛曰：『昨晚已失鞍馱，今餒凍且甚。事不可率話者。大略如斯，難於悉述。』遂策馬奔去。至赤水店，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，始忙於求訪。自虛慨然，如喪魂者數日。

## 張佐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開元中，前進士張佐，常爲叔父言：少年南次鄂杜郊行，見有老父乘青驢，四足白，腰背鹿革囊，顏甚悅懌，旨趣非凡，始自斜逕合路。佐甚異之。試問所從來，叟但笑而不答。至再三，叟忽怒叱曰：『年少子，乃敢相逼！吾豈盜賊椎埋者耶？何必知從來！』佐遜謝曰：『嚮慕先生高躅，願從事。』右耳何賜深責。』叟曰：『吾無術教子，但壽永者乎？當啜吾潦倒耳。』遂復乘促走，佐亦撲馬趁之，俱至逆旅。叟枕鹿囊寢未熟，佐乃疲，貫白酒將飲。試就請曰：『單瓢期先生共之。』叟跳起曰：『此正吾之所好，何子解吾意耶？』飲訖，佐見翁色悅，徐請曰：

「小生寡昧，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，他非所敢望也。」叟曰：「吾之所見，梁、隋、陳、唐耳，賢愚治亂，國史已具。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。吾字文周時，居岐，扶風人也。姓申名宗，慕齊神武，因改宗爲觀，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。州陷，大軍將旋，夢青衣二人謂余曰：「呂走天年人向主，壽不千。」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。占夢者謂余曰：「呂走，迴字也。人向主，住字也。豈子住乃壽也。」時留兵屯江陵，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，許之。因卻詣占夢者曰：「住即可矣。壽有術乎？」占夢者曰：「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，好服朮藥散，多尋異書，日誦黃老一百紙。徙居鶴鳴山下，草堂三間，戶外駢植花竹，泉石縈遶。八月十五日，長嘯獨飲，因酣暢大言曰：「薛君胄疏澹若此，豈無異人降旨。」忽覺兩耳中有軍馬聲，因頽然思寢。頭纔至席，遂有小車朱輪青蓋，駕赤犢出耳中，各高三二寸，亦不覺出耳之難。車有二童，綠幘青帔，亦長二三寸，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。而謂君胄曰：「吾自兜玄國來，向聞長嘯月下，韻甚清激，私心奉慕，願接清論。」君胄大駭曰：「君適出吾耳，何謂兜玄國來？」二童子曰：「兜玄國在吾耳中，君耳安能處我。」君胄曰：「君長三二寸，豈復有國土。儻若有之，國人當蓋焦

螟耳。」二童曰：「胡爲其然？吾國與汝國無異。不信，盡從吾遊，成能便留，則君雖生死苦矣。」

一童因傾耳示君。君覘之，乃別有天地，花卉繁茂，薨棟連接，清泉縈遶，巖岫杳冥。因捫耳投之，已至一都會。城池樓堞，窮極壯麗。君眇彷徨，未知所之。顧見向之二童，已在其側。

謂君曰：「此國大小於君國。既至此，盡從吾謁蒙玄真伯。」蒙玄真伯居大殿，墻垣階陛，盡飾以金碧，垂翠簾帷帳，中間獨坐真伯，身衣雲霞日月之衣，冠通天冠，垂旒皆與身等。玉童四人，立侍左右；一執白拂，一執犀如意。二人既入，拱手不敢仰視。有高冠長裾緣綠衣人，宣青紙制曰：「肇分太素，國既有億。爾淪下土，賤卑萬品。聿臻於如此，實由冥合。況爾清乃躬誠，叶於真宰。大官厚爵，俾宜享之。可爲主籙大夫。」君眇拜舞出門，卽有黃轍三四人，引至一曹署，其中文簿多所不識。每月亦無請受，但意有所念，左右必先知，當便供給。因暇登樓遠望，忽有歸思。賦詩曰：「風軟景和煦，異香馥林塘。登高一長望，信美非吾鄉。」因以詩示二童子。童子怒曰：「吾以君質性冲寂，引至吾國，鄙俗餘態，果乃未去！鄉有何憶耶？」遂疾逐君。君如陷落地，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。已在舊去處。隨視童子，亦不復見。因問諸鄰人，云：



「失君胄已七八年矣。」君胄在彼如數月，未幾，而君胄卒。生於君家，即今身也。」占者又云：「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，以汝前生好道，以得到兜玄國。然俗態未盡，不可長生。然汝自此壽千年矣。吾受汝符即歸。」因吐朱絹尺餘，令吞之。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，自是不復有疾。周行天下名山，迨茲向二百餘歲。然吾所見異事甚多，並記在鹿革中。」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，字頗細，佐不能讀。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。其半昭然可記。其夕，將佐略寢。及覺，已失叟。後數日，有人於灰谷湫見之。叟曰：『爲我致意於張君。』佐遽尋之，已復不見。

按太平廣記引此文，注出玄怪錄。

岑順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汝南岑順，字孝伯，少好學有文，老大尤精武略。旅於陝州，貧無第宅。其外族呂氏有山宅，將廢之。順請居焉。人有勸者，順曰：『天命有常，何所懼耳。』卒居之。後歲餘，順常獨坐書

閣下，雖家人莫得入，夜中聞鼓鼙之聲，不知所來。及出戶，則無聞。而獨喜自負之，以爲石勒之祥也。祝之曰：『此必陰兵助我。』若然，當示我以富貴期。』數夕後，夢一人被甲胄前報曰：『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，軍城夜警，有喧諍者，蒙君見嘉，敢不敬命。君甚有厚祿，幸自愛也。』既負壯志，能猥顧小國乎？今敵國犯壘，側席委賢，欽味芳聲，願執旌鉞。』順謝曰：『將軍天質英明，師真以律，猥煩德音，屈顧疵賤，然犬馬之志，惟欲用之。』使者復命，順忽然而寤，恍若自失。坐而思夢之徵，俄然鼓角四起，聲愈振勸。順整巾下牀，再拜祝之，須臾，戶牖風生，帷簾飛揚，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馳左右，悉高數寸，而被堅執銳，星散遍地，倏閃之間，雲陣四合。順驚駭，定神氣以觀之，順臾有卒賈書云：『將軍傳檄。』順受之，云：『地連獯虜，戎馬不息，向數十年。將老兵窮，委霜臥甲。天設勅敵，勢不可止。明公養素畜德，進業及時，屢承嘉首，願託神契，然明公陽官，固當享大祿於聖世，今小國安敢望之。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，尅日會戰。事圖子夜，否滅未期。良用惶駭。』順謝之，室中益燭，坐觀其變。夜半後，鼓角發。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，化爲城門，壘敵崖嵬，三奏金革，四門出兵，連旗萬計，風馳雲走，兩皆列陣。其

壁下是天那軍，四壁下金家軍，部後各定，軍師進曰：『天馬斜飛，度三止，上將橫行，係四方輻車，直入無迴翔，六甲次第不乖行。』王曰：『善。』於是鼓之，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。又鼓之，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。又鼓之，車進。如是，鼓漸急，而各出物包。矢石亂交。須臾之間，天那軍大敗奔潰，殺傷塗地。王單馬南馳，數百人投西南隅，僅而免焉。先是西南有藥王栖，日中化爲城堡，金象軍大振，收其甲卒，輿尸橫地。順俯伏觀之。於時，一騎至，禁頰曰：『陰陽有借，得之者昌。亭亭天威，風驅連激，一陣而勝，明公以爲何如？』順曰：『將軍英貫白日，乘天用時，竊窺神化靈文，不勝慶快。』如是數日，會戰勝敗不常，王神貌偉然，雄姿罕儔。宴饌珍筵，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。順遂於榮其中，所欲皆備焉。後遂與親朋稍絕，閑間不出。家人異之，莫究其由，而順顏色憔悴，爲鬼氣所中。親戚共意有異，詰之不言。因飲以醇醪，醉而究泄之。其親人潛備鐵鑊，因順如廁而隔之，荷鍤亂作，以掘室內八九尺。忽坎陷，是古墓也。墓有塹堂，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，前有金牀戲局，列馬滿枰，皆金銅成形。其干戈之事備矣。乃悟軍師之詞，乃象戲行馬之勢也。旣而焚之，遂平其地。多得寶貝，皆墓內所畜者。順閱

之，恍然而醒。乃大吐。自此充悅，宅亦不復兇矣。時寶應元年也。

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九引此文。

## 齊推女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元和中，饒州刺史齊推女，適隴西李某。李舉進士，妻方娠，留至州宅。至臨月，遷至後東閣中。其夕，女夢丈夫衣冠甚偉，瞋目按劍，叱之曰：『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？亟移去。不然，且及禍。』明日，告推。推素剛烈，曰：『吾忝土地主，是何妖孽能侵耶？』數日，女誕育，忽見所夢者，卽其牀帳亂毆之。有頃，耳目鼻皆流血而卒。父母傷痛女冤橫，追悔不及。遣遽告其夫。俟至，而歸葬於李族。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。李生在京師，下第將歸，聞喪而往。比至饒州，妻卒已半年矣。李亦粗知其死，不得其終，悼恨既深，思爲冥雪。至近郭日晚，忽於

曠野見一女，形狀服飾，似非村婦。李卽心動。駐馬諦視之，乃映草樹而沒。李下馬就之，至則眞其妻也。相見悲泣。妻曰：『且無涕泣，幸可復生。俟君之來，亦已久矣。大人剛正，不信鬼神；身是婦女，不能自訴。今日相見，事機較遲。』李曰：『爲之奈何？』女曰：『從此直西五里，鄱亭村，有一老人，姓田，方教授村兒，此九華洞中仙官也，人莫知之。君能至心往求，或冀諸遂。』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。乃膝行而前，再拜稱曰：『下界凡賤，敢謁大仙。』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，見李驚避曰：『衰朽窮骨，且暮溘然，郎君安有此說。』李再拜，叩頭不已。老人益難之。自日宴至于夜分，終不敢就坐，拱立於前。老人俛首良久曰：『足下誠懇如是，吾亦何所隱焉。』李生卽頓首流涕，具云妻枉狀。老人曰：『吾知之久矣，但不蚤申訴。今屋宅已敗，理之不及。吾向拒公，蓋未有計耳。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。』乃起，從北出，可行百餘步，止於桑林。長嘯，倏忽見一大府署，殿宇環合，儀衛森然，擬於王者。田先生衣紫披，據案而坐，左右解官等列待。俄傳教嘯地界。須臾，十數部各擁百餘騎，前後奔馳而至。其帥皆長丈餘，眉目魁岸，羅列於門屏之外。整衣冠，意緒蒼惶，相問：『今有何事？』須臾，謁者通地界廬山神，江濱

神、彭蠡神等皆趣入。田先生問曰：『比者此州刺史女，因產爲暴鬼所殺，事甚冤濫，爾等知否？』皆倚伏應曰：『然。』又問：『何故不爲申理？』又皆對曰：『獄訟須有其主。此不見人訴，無以發摘。』有問：『知賊姓名否？』有一人對曰：『是西漢鄱縣王吳芮。今刺史宅，是芮昔時所居。至今猶恃雄豪，侵占土地，往往肆其暴虐，人無奈何。』田先生曰：『卽追來。』俄頃，縛吳芮至。先生詰之，不伏。乃命追阿齊。良久，見李妻吳芮庭辯。食頃，吳芮理屈。乃曰：『當是產後虛弱，見其驚怖自絕，非故殺。』田先生曰：『殺人以挺與刃，有以異乎？』遂令執送天曹。卽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。頃之，吏云：『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，生四男，三女。』先生謂羣官曰：『李氏壽算長，若不再生，議無厭伏。公等所見何如？』有一老吏前啓曰：『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，正與此事相當。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，卻歸生路，飲食言語嗜欲，追遊一切無異。但至壽終，不見形質耳。』田先生曰：『何爲具魂？』吏曰：『生人三魂七魄，死則散離，本無所依。今收合爲一體，以續絃膠塗之。大王當街發遣放回，則與本身同矣。』田先生善。卽顧李妻曰：『作此處置可乎？』李妻曰：『幸甚。』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，與李

妻一類。即推而合之。有一人持一器藥，狀似稀餈，即於李妻身塗之。李妻如空中墜地，初甚迷悶。天明盡失夜來所見。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，共在桑林中。先生謂齊女李生曰：『相爲極力，且喜事成，便可領歸，見其親族。但言再生，慎無他說，吾亦從此逝矣。』李遂同歸至州。一家驚疑，不爲之信。久之，乃知實生人也。自爾生子數人，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。云：『他無所異，舉止輕便，異於常人耳。』

按太平廣記三百五十八引此文，下注出玄怪錄。其事至怪，而乏理解。固陳玄祐離魂記之流也。明胡應麟嘗謂唐人記返魂事，有絕相類者。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，即救齊推女者，而所記又不同，大率皆烏有耳云云。今甄錄此篇，而以廣記四十四所引仙傳拾遺之田先生一條附錄於後。俾誦此篇者，得以互參焉。

太平廣記四十四田先生一條云：田先生者，九華洞中大仙也。元和中，隱於饒州鄱亭村，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，人不知其神仙矣。饒州牧齊推嫁女與進士李生，數

月而孕。李生赴舉長安，其孕婦將產於州之後堂。夢鬼神，責其腥穢，斥逐之。推常不信鬼神，不敢言，未暇移居。既產，爲惡鬼所惡害，耳鼻流血而卒。殯於官道側，以俟罷郡，遷之北歸。明年，李生下第歸饒。日晚，於野中見其妻，訴以鬼神所害之事。乃曰：『可詣鄱亭村學中，告田先生，求其神力，或可再生耳。』李如其言，詣村學見先生。膝行而前，首體投地，哀告其事。願大仙哀而救之。先生初亦堅拒。李叩告不已，涕泗滂沱，自早及夜，終不就坐。學徒既散，先生曰：『誠懇如此，吾亦何所隱耶。但不早告，屋舍已壞矣，誠爲作一處置。』卽從舍出百餘步桑林中，夜已昏暝，忽光明如晝。化爲大府，崇門，儀衛森列。先生寶冠紫帔，據案而坐，擬於王者。乃傳聲呼地界。俄有十餘隊，各擁百餘騎，奔走而至，皆長丈餘。謁者呼名，通入曰：『廬山江濱彭蠡等神到。』先生曰：『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，聞之，何不申理？』對曰：『獄訟無主，未果發謫。今賊是鄱陽王吳芮。刺史宅，是其所居，怒其生產腥穢，遂肆兇暴。』尋又擒吳芮牒天曹，而誅戮之。勘云：『李氏妻算命，尙有三十二年，合生一男三女。』先生曰：



『屋舍已壞，如何？』有一老吏曰：『昔東晉鄴下，有一人誤死，屋宅已壞，又合還生，與此事同。其時葛仙君斷令具魂爲身，與本無異。但壽盡之日無形爾。』先生許之。卽追李妻魂魄，合爲一體，以神膠塗之。大王發遣却生，卽便生矣。見有七八女人，與李妻相似，吏引而至，推而合之。有藥如稀餚，以塗其身。頃刻，官吏皆散。李生及妻田先生，在桑林間。李生夫妻懇謝之。先生曰：『但云自得再生，勿多言也。』遂失先生所在。李與妻還家。其後年壽，所生男女，皆如所言。

## 郭元振

據明鈔本說郭校錄

代國公郭元振，開元中下第。于晉之汾，夜行陰晦失道，久而絕遠，有燈火光，以爲人居也。逕往尋之。八九里有宅，門字甚峻。旣入門，廊下及堂上，燈燭熒煌，牢饌羅列，若嫁女之家，而悄無人。公繫馬西廊前。歷階而升，徘徊堂上，不知其何處也。俄聞堂上東閣，有女子哭聲，

嗚咽不已。公問曰：『堂上泣者，人耶？鬼耶？何陳設如此，無人而獨泣。』曰：『妾此鄉之祠，有將軍者，能禍福人。每歲求偶于鄉人，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。妾雖陋拙，父利鄉人之五百緡，潛以應選。今夕鄉人之女，並爲遊宴者到是，醉妾此室，共鑠而去，以適於將軍者也。今父母弃之就死，而今惴惴哀懼。君誠人耶？能相救免，畢身爲掃除之婦，以奉指使。』公大憤曰：『其來當何時？』曰：『二更。』曰：『吾忝大丈夫也，必力救之。若不得，當殺身以殉汝，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。』女泣少止。于是坐于西階上，移其馬於堂北，令僕侍立于前。若爲僮而待之。未幾，火光照耀，車馬駢闐。二紫衣吏，入而復走出，曰：『相公在此。』逡巡，二黃衫吏，入而出，亦曰：『相公在此。』公私心獨喜，吾當爲宰相，必勝此鬼矣。旣而將軍漸下，導吏復告之。將軍曰：『入。』有戈劍弓矢，引翼以入，卽東階下。公使僕前白：『郭秀才見。』遂行揖。將軍曰：『秀才安得到此？』曰：『聞將軍今夕嘉禮，願爲小相耳。』將軍者喜而延坐。與對食，言笑極歡。公於囊中有利刀，思欲刺之。乃問曰：『將軍曾食鹿脯乎？』曰：『此地難遇。』公曰：『某有少許珍者，得自御廚，願削以獻。將軍者大悅。公乃起取鹿脯，并小刀，因

削之，置一小器，令自取之。將軍喜，引手取之，不疑其他。公伺其機，乃投其脯，其腕而斷之。將軍失聲而走。道從之吏，一時驚散。公執其手，脫衣纏之，令僕夫望之，寂無所見。乃啓門謂泣者曰：『將軍之腕，已在此矣。尋其血迹，死亦不久。汝既獲免，可出就食。』泣者乃出。年可十七八，而甚佳麗。拜于公前曰：『誓爲僕妾。』公勉諭焉。天方曙，開視其手，則豬蹄也。俄聞哭泣之聲漸近，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，相與昇襯而來，將取其屍，以備殯殮。見公及女，乃生人也。咸驚以問之。公具告焉。鄉老共怒公殘其神，曰：『烏將軍此鄉鎮神，鄉人奉之久矣。歲配以女，才無他虞。此禮少遲，卽風雨雷雹爲虐。奈何失路之客，而傷我明神？致暴于人，此鄉何負。當殺卿以祭烏將軍，不爾，亦縛送本縣。』揮少年將令執公。公諭之曰：『爾徒老于年，未老于事。我天下之達理者，爾衆其聽吾言。夫神承天而爲鎮也，不若諸侯受命于天子而彊理天下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公曰：『使諸侯漁色于國中，天子不怒乎？殘虐于人，天子不伐乎？誠使汝呼將軍者，真明神也。神固無豬蹄，天豈使淫妖之獸乎？且淫妖之獸，大地之罪畜也。吾執正以誅之，豈不可乎？爾曹無正人，使爾少女年年橫死于妖畜，積罪動天。安知

天不使吾雪焉。從吾言，當爲爾除之，永無聘禮之患，如何？」鄉人悟而喜曰：「願從命。」公乃命數百人，執弓矢刀鎗鐵鏝之屬，環而自隨。尋血而行，纔二十里，血入大塚穴中。因圍而斫之，應手漸大如瓮口。公令采薪燃火，投入照之。其中若大室，見一大豬，無前左蹄，血臥其地，突烟走出，斃於園中。鄉人翻共相慶，會錢以酬公。公不受。曰：「吾爲人除害，非鬻獵者。」得免之女，辭其父母親族曰：「多幸爲人，託質血屬，閨闈未出，固無可殺之罪。今日貪錢五百萬，以嫁妖獸，忍鎖而去。豈人所宜？若非郭公之仁勇，甯有今日。是妾死于父母，而生于郭公也，請從郭公。不復以舊鄉爲念矣。」泣拜以從公。公多歧援喻，止之不獲，遂納爲側室。生子數人。公之貴也，皆任大官之位。事已前定，雖主遠地而弄于鬼神，終不能害，明矣。

按本篇未採入太平廣記。陶宗儀說郭，始收入玄怪錄。明人輯唐人小說，有題爲烏將軍傳者，今不取。惟此文頗不類思黯，殊近李復言。今續玄怪錄臨安書棚本既未收，而廣記亦失載，無從訂正。姑從明鈔說郭附存於此。

## 續玄怪錄

李復言撰

按續玄怪錄，唐李復言撰。復言生平，無可考。見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八，引續玄怪錄。尼妙寂一條云：『太和庚戌歲，隴西李復言遊巴南，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。田因話奇事。錄怪之日，遂纂於此。』據此，則知復言固太和開成間人矣。時牛僧孺方在朝列，勢傾中外。牛相早年有玄怪錄之作，通行既久。復言乃續其書，舉所聞於太和間之異聞佚事，悉入纂錄。傳至宋初，遂有兩本。其一爲五卷本。唐藝文志及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著錄者是已。其一爲十卷本。晁公武讀書志所著錄者是已。（宋志小說類既收李復言續幽怪錄五卷，同類又收李復言搜古異錄十卷。搜古異錄十卷，不載唐志，或卽續幽怪錄十卷本之誤。宋志一書異稱，多兩載。）至南宋臨安書棚本續幽怪錄四卷，凡二十三事。當爲書賈掇拾，已非完帙。故廣記所引，多爲此本所

不載。清四庫存目所著錄，及黃蕘圃所得於鄭敷教者，卽此本也。今臨安本續玄怪錄，清胡珽琳瑯祕室叢書既已收入，又輯廣記所載，爲拾遺二卷。近涵芬樓又復影印黃氏所藏宋本入續古逸叢書。則是此書雖未能頓復舊觀，而治唐人小說者，取而覽觀，大略固具備矣。今略存數事，以概其餘。至所據校錄之本，分注於各條之下，不敢妄爲增損云。

## 楊恭政

據宋臨安書棚本校錄

楊恭政，號州園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，年十八，適同村王清。其夫貧，刀田，楊氏奉箕箒，供農婦之職甚謹。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。性沉靜，不好戲笑。有暇，必灑掃靜室，閉門閑居。雖隣婦狎之，終不往來。生三男，一女。年二十四歲，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，告其夫曰：『妾神識頗不安，惡聞人語，當於靜室甯之。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。』其夫以田作困，又

保無他，因以許之，不問其故。楊氏遂沐浴，着新衣，掃洒其室，焚香閉戶而坐。及明，訝其起遲，開門視之，衣服委於床上，若蟬蛻然，身已去矣。但覺異香滿屋，其夫驚，以告其父母，共歎之。次隣人來曰：「昨夜夜半，有天樂從西而來，似若雲中下於君家，奏樂久之，稍稍上去。闔村皆聽之，君家聞否？」而異香酷烈，遍數十里。村吏以告縣令李邯，遣吏民遠近尋逐，皆無蹤迹。因令不動其衣，閉其戶，以棘環之，冀其或來也。至十八日夜，五更，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，異香之芳，從東來，復王氏宅，作樂久之而去。王氏亦無聞者。及明，來視其門，棘封如故。房中髣髴若是人聲，遽走告縣令李邯。親率僧道官吏，共開其門，則新婦者宛在床矣。但覺面目光芒，有非常之色。邯問曰：「向何所去？今何所來？」對曰：「昨十五日夜，初有仙騎來，曰：『夫人當上仙，雲鶴卽到，宜靜室以俟之。』遂求靜室。至三更，有仙樂彩仗霓旌，絳節鸞鶴紛紜，五雲來降，入于房中。執節者前曰：『夫人准籍合仙，仙師使者來迎，將會于西岳。』於是綵童二人，捧玉箱來，獻箱中有奇服，非綺非羅，製若道人之衣，珍華香潔，不可名狀。遂衣之。畢樂作三闋，青衣引白鶴來，曰：『宜乘此。』初尚懼其危，試乘之，穩不可言。飛起而五雲捧

出，綵仗霓旌，次第前引，至于華山雲臺峯。峯上有盤石，已有四女，先在彼焉。一人云姓馬，宋州人；一人姓徐，幽州人；一人姓郭，荊州人；一人姓夏，青州人；皆其夜成仙，同會於此。傍一小仙曰：「並捨虛幻，得證真仙，今當定名，宜有真字。於是馬曰信真，徐曰湛真，郭曰脩真，夏曰守真。其時五雲參差，徧覆崖谷，妙樂羅列，間作於前。五人相慶曰：「同生濁界，並是凡身，一旦翛然，遂與塵隔。今夕何夕，歡會於斯，宜各賦詩以導其意。」信真詩曰：「幾劫澄煩思，今身僅小成。誓將雲外隱，不向世間行。」湛真詩曰：「綽約離塵界，從容上太清。雲衣無綻日，鶴駕設遙程。」修真詩曰：「華岳無三尺，東瀛僅一椀。入雲騎綵鳳，歌舞上蓬萊。」守真詩曰：「共作雲山侶，俱辭世界塵。靜思前日事，拋却幾年身。」恭政亦繼詩曰：「人世徒紛擾，其生似薜華。誰言今夕裏，俛首視雲霞。」既而雕盤珍果，名不可知。妙樂鏗鏗，響動崖谷。俄而執節者請曰：「宜往蓬萊謁大仙伯。」五真曰：「大仙伯爲誰？」曰：「茅君也。」妓樂鸞鶴，復次第前引，東去。倏忽間，已到蓬萊。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，皆非人世之製作。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，侍衛甚嚴。見五真喜曰：「來何晚耶！」飲以玉盃，賜以金簡鳳文之衣，玉華之



冠，配居蓬萊華院。四人者出。恭政獨前曰：「父王清年高，無人侍養，請迴侍其殘年，王父去世，然後從命；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。」唯仙伯哀之。仙伯曰：「恭政！汝村一千年，方出一仙人，汝當之會，無自墜其道。」因勅四真送至其家，故得還也。邯鄲昔何修習曰：「村婦何以知，但性本虛靜，閑卽凝神而坐，不復俗慮，得入胸中耳。此性也，非學也。」又問要去可否？曰：「本無道術，何以能去。雲鶴來迎，卽去不來，亦無術可召。」於是遂謝絕其夫，服黃冠。邯鄲以狀聞州，州聞廉使。時崔尙書從按察陝輔，延之，舍於陝州紫極宮。請王父於別室，人不得昇其塔。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，才及階而已。亦不得昇。廉使以聞，上召見，舍於內庭。虔誠訪道，而無以對，罷之。今見在陝州，終歲不食，時啗果實，或飲酒三兩盃，絕無所食，但容色轉芳嫩耳。

按此文太平廣記六十八亦採入，下注出續玄怪錄。臨安書棚四卷本，取此以弁其首。惟廣記恭政作敬真，與書棚本異耳。

## 張逢

據宋臨安書棚本校錄

南陽張逢，元和末，薄遊嶺表，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。初霽，日將暮，山色鮮媚，煙嵐藹然。策杖尋勝，不覺極遠。忽有一段細草，縱橫廣百餘步，碧鮮可愛。其傍有一小林，遂脫衣掛林，以杖倚之，投身草上，左右翻轉。既而酣甚，若獸躩然，意足而起，其身已成虎也。文彩爛然，自視其爪牙之利，胷膊之力，天下無敵。遂騰躍而起，超山越壑，其疾如電。夜久頗飢，因傍村落徐行，犬彘駒犢之輩，悉無可取。意中恍惚，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，乃傍道潛伏。未幾，有人自南行，若候吏迎鄭糺者。見人問曰：『福州鄭錄事名璠，計程宿前店，見說何時發來？』人曰：『吾之出羣人也，聞其飾裝，到亦非久。』候吏曰：『只有一人來，且復有同行者，吾當迎拜時，慮其悞也。』曰：『三人之中，慘綠者是。』其時逢方伺之，而彼詳問若爲逢，而問者逢既知之，攢身以俟之。俄而鄭糺到，導從甚衆，衣慘綠，甚肥，巍巍而來。適到逢前，遂跣銜之，走而

上山時天未曉，人莫敢逐，得恣食之，殘其腸髮耳。行於山林，單然無侶，乃忽思曰：『本人也，何樂爲虎，自囚於深山，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。』乃步步尋之日暮，方到其所，衣服猶掛，杖亦倚林，碧草依然，翻復轉身於其上，意足而起，卽復人形矣。於是衣衣策杖而歸，昨往今來，一復時矣。初，其僕夫驚其失逢也，訪之於隣，或云策杖登山，多歧尋之，杳無行處。及其來也，驚喜問其故。逢給之曰：『偶尋山泉，到一山院，共談釋教，不覺移時。』掌人曰：『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，求餘不得，山林故多猛獸，不易獨行。郎之未迴，憂負亦極，且喜平安無他。』逢遂行。元和六年，旅次淮陽，舍於公館。館吏宴客，坐客有爲令者，曰：『巡若到，各言己之奇事，事不奇者罰。』巡到逢，逢言橫山之事。末坐有進士鄭遐者，乃鄭糺之子，怒目而起，持刀將煞逢，言復父讎。衆共隔之，遐怒不已。遂白郡將，於是送遐淮南，勅津勿復渡。逢西邁，具改姓名，以避遐。議曰：『聞父之讎，不可以不報。然此讎非故煞，必使煞逢，遐亦當坐。』遂遁去而不復其讎也。

按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九亦引此文，文句多異。而『其時逢方伺之』句下，缺二十一字，尤爲顯然。其他異文，雖可理解，審視數四，皆不及臨安本之佳。蓋宋修廣記時多所竄易故也。人化爲虎，其事至怪。惟廣記四百二十七，尙有李徵一條，下注宣室志。亦記李徵化虎事，與此文頗相類。但後段無復形事，與逢又異。明人小說叢刻，有改題人虎傳者，下題李景亮撰。篇中字句，與廣記所引宣室志互勘，增益更多。今本宣室志無此條，或是佚文。今姑從廣記所引附錄於後。

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七引宣室志李徵一條云：隴西李徵，皇族子，家於號略。徵少博學，善屬文。弱冠從州府貢焉，時號名士。天寶十載春，於尙書右丞楊沒榜，登進士第。後數年，調補江南尉。徵性疎逸，恃才倨傲，不能屈跡卑僚，嘗鬱鬱不樂。每同舍會既酣，顧謂其羣官曰：『生乃與君等爲伍耶？』其寮佐咸嫉之。及謝秩，則退歸閉門，不與人通者近歲餘。後迫衣食，乃具糒束遊吳楚之間，以干郡國長吏。吳楚人聞其聲久矣。及至，皆開館以俟之，宴遊極謹。將去，悉厚遺以實其囊橐。徵在吳楚卅周歲，

所獲饋遺甚多。西歸號略。未至，舍於汝墳逆旅中。忽被疾發狂，鞭箠僕者，僕者不勝其苦。如是旬餘，疾益甚。無何，夜狂走，莫知其適。家僮跡其去而伺之，至一月，而徵竟不回。於是僕者驅其乘馬，挈其囊橐而遠遁去。至明年，陳郡袁儻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，乘傳至商於界。晨將發，其驛吏白曰：『道有虎，暴而食人，故過於此者，非晝而莫敢進。今尙早，願且駐車，決不可前。』儻怒曰：『我天子使，衆騎甚多。山澤之獸，能爲害耶？』遂命駕去。行未盡一里，果有虎自草中突出。儻驚甚。俄而虎匿身草中，人聲而言曰：『異乎哉！幾傷我故人也！』儻聆其音，似李徵。儻昔與徵同登進士第，分極深，別有年矣。忽聞其語，旣驚且異，而莫測焉。遂問曰：『子爲誰？得非故人隴西子乎？』虎呻唵數聲，若嗟泣之狀。已而謂儻曰：『我李徵也。君幸少留，與我一語。』儻卽降騎，因問曰：『李君！君李何爲而至是也？』虎曰：『我自與足下別，音曠阻且久矣。幸喜得無恙乎？今又去何適？向者見君有二吏，驅而前，驛隸挈印囊以導，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？』儻曰：『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，今乃使嶺南。』虎曰：『吾子以

文學立身，位登朝序，可謂盛矣！况憲臺清峻，分糺百揆；聖明慎擇，尤異於人。心喜故人居此地，甚可賀。」儂曰：「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，交契深密，異於常友。自聲容間阻，時去如流。想望風儀，心目俱斷。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。雖然，執事何爲不見而自匿於草莽中？故人之分，豈當如是耶？」虎曰：「我今不爲人矣，安得見君乎？」儂卽詰其事。虎曰：「我前身客吳楚，去歲方還。道次汝墳，忽嬰疾發狂，走山谷中，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。自是覺心愈狠，力愈倍，及視其肱脾，則有鬣毛生焉。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，負而奔者，翼而翺者，毳而馳者，則欲得而啗之。旣至漢陰南，以饑腸所迫，值一人腩然其肌，因擒以咀之立盡。由此率以爲常，非不念妻孥，思朋友，直以行負神祇，一日化爲異獸，有覩於人，故分不見矣。嗟夫！我與君同年登第，交契素厚。今日執天憲，耀親友。而我匿身林藪，永謝人寰，躍而呼天，俛而泣地，身毀不用，是果命乎？」因呼吟咨嗟，殆不自勝，遂泣。儂上問曰：「君今旣爲異類，何尙能人言耶？」虎曰：「我今形變而心甚悟，故有撐突，以悚以恨，難盡道耳。幸故人念我深，恕

我無狀之咎，亦其願也。然君自南方回車，我再值君，必當昧其平生耳。此時視君之驅，猶吾機上一物。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，無使成我之罪，取笑於士君子。」又曰：「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，而我將有所託，其可乎？」僂曰：「平昔故人，安有不可哉？恨未知何如事，願盡教之。」虎曰：「君不許我，我何敢言。今既許我，豈有隱耶？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，既入荒山，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，悉逃去。吾妻孥當在號路，豈念我化爲異類乎？君若自南回，爲賣書訪妻子，但云我已死，無言今日事，幸記之。」又曰：「善於人世，且無資業。有子尙稚，固難自謀。君位列周行，素秉風義，昔日之分，豈他人能右哉。必望念其孤弱，時賑其乏，使無殍死於道途，亦恩之大者。」言已，又悲泣。僂亦泣曰：「僂與足下，休戚同焉。然則足下子，亦僂子也。當力副厚命，又何虞不至哉？」虎曰：「我有舊文數十篇，未行於代。雖有遺稿，盡皆散落。君爲我傳錄，誠不可列人之闕，然亦貴傳於子孫也。」僂卽呼僕命筆，隨其口書，近二十章。文甚高，理甚遠。僂閱而嘆者再三。虎曰：「此吾平生之素也，安敢望其傳乎？」又曰：「君銜

命乘傳。當甚奔迫。今久留，驛隸兢悚萬端，與君永訣，異途之恨，何可言哉。」儂亦與之敘別。久而方去。儂自南回，遂專命持書及贈贖之禮，寄於徵子。月餘，徵子自虢略來京，詣儂門求先人之柩。儂不得已，具疏其事。後儂以己俸均給徵妻子，免饑凍焉。  
儂後官至兵部侍郎。

## 定婚店

據宋臨安書棚本校錄

杜陵韋固，少孤，思早娶婦，多歧求婚，必無成而罷。元和二年，將遊清河，旅次宋城南店。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防女見議者，來日先明，期於店西龍興寺門。固以求之意切，旦往焉。斜月尚明，有老人倚布囊，坐於階上，向月檢書。固步覘之，不識其字；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，又非梵書。因問曰：「老父所尋者何書？」固少小苦學，世間之字，自謂無不識者。西國梵字，亦能讀之；唯此書目所未覲，如何？」老人笑曰：「此非世間書，君因何得見？」固曰：「非世間



書則何也？」曰：「幽冥之書。」固曰：「幽冥之人，何以到此？」曰：「君行自早，非某不當來也。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，掌人不可行冥中乎？今道途之行，人鬼各半，自不辯爾。」固曰：「然則君又何掌？」曰：「天下之婚牘耳。」固喜曰：「固少孤，常願早娶，以廣胤嗣。爾來十年，多方求之，竟不遂意。今者人有期此，與議潘司馬女，可以成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命苟未合，雖降衣纓而求屠博，尙不可得。况郡佐乎？君之婦適三歲矣，年十七當入君門。」因問：「囊中何物？」曰：「赤繩子耳，以繫夫妻之足，及其生，潛用相繫，雖讎敵之家，貴賤懸隔，天涯從宦，吳楚異鄉，此繩一繫，終不可道。君之脚已繫於彼矣。他求何益？」曰：「固妻安在其家何爲？」曰：「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。」固曰：「可見乎？」曰：「陳嘗抱來鬻菜於市，能隨我行，當卽示君。」及明，所期不至。老人卷書揭囊而行。固逐之，入菜市，有眇嫗抱三歲女來，弊陋亦甚。老人指曰：「此君之妻也。」固怒曰：「煞之可乎？」老人曰：「此人命當食天祿，因子而食邑，庸可煞乎？」老人遂隱。固罵曰：「老鬼妖妄如此。吾士大夫之家，娶婦必敵，苟不能娶，卽聲伎之美者，或援立之，奈何婚眇嫗之陋女？」磨一刀子，付其奴曰：「汝素幹事，能爲我

煞彼女，賜汝萬錢。」奴曰：「諾。」明日，袖刀入葬行中，於衆中刺之而走。一市紛擾，固與奴  
 奔走，獲免。問奴曰：「所刺中否？」曰：「初刺其心，不幸中眉間。」爾後固屢求婚，終無所遂。  
 又十四年，以父蔭叅相州軍。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，專鞠詞獄，以爲能，因妻以其女。可年十  
 六七，容色華麗，固稱愜之極。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，雖沐浴間處，未嘗暫去。歲餘，固訝之，忽  
 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，因逼問之。妻潛然曰：「妾郡守之猶子也，非其女也。疇昔父（據  
 廣記補父字）曾宰宋城，終其官時，妾在襁褓，母兄次沒，唯一疰在宋城南，與乳母陳氏居  
 去店近，鬻蔬以給朝夕。陳氏憐小，不忍暫棄。三歲時，抱行市中，爲狂賊所刺，刀痕尚在，故以  
 花子覆之。七八年前，叔從事盧龍，遂得在左右。仁念以爲女嫁君耳。」固曰：「陳氏眇乎？」  
 曰：「然何以知之？」固曰：「所刺者固也。」乃曰：「奇也，命也。」因盡言之，相欽愈極。後生  
 男鯤，爲鴈門太守，封太原郡太夫人。乃知陰陽之定，不可變也。宋城太守聞之，題其店曰：

『定婚店。』

按太平廣記一百五十九引此文，篇中缺句缺字更多。今用宋臨安本寫定。唐末人記此事者，尚有玉堂閒話所紀灌園嬰女一則。雖事實微有歧異，然同出一源可知也。茲據太平廣記一百六十所引，附錄於此。

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引玉堂閒話灌園嬰女一條云：頃有一秀才，年及弱冠，切於婚娶。經數十處，託媒氏求問，竟未諧偶。乃詣善易者以決之。卜人曰：『伉儷之道，亦繫宿緣。君之室，始生二歲矣。』又問：『當在何州縣？是何姓氏？』卜人曰：『在滑州郭之南。其姓某氏。父母見灌園爲業，只生一女，當爲君嘉偶。』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，方求華族。聞卜人之言，懷抱鬱快。然未甚信也。遂詣滑質其事。至，則於滑郭之南尋訪，果有一蔬圃。問老圃姓氏，與卜人同。又問：『有息否？』則曰：『生一女，始二歲矣。』秀才愈不樂。一日，伺其女嬰父母外出，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便前，卽以細針內於頤中而去。尋離滑臺。謂其女嬰之死矣。是時，女嬰雖遇其酷，竟至無恙。生五六歲，父母俱喪。本鄉縣以孤女無主，申報廉使。廉使卽養育之。一二年間，廉使憐其黠

慧育爲己女，恩愛備至。廉使移鎮他州，女亦成長。其問卜秀才，已登科第，兼歷簿官。與廉使素不相接，因行李經由，役刺謁。廉使一見，慕其風采，甚加禮遇。問及婚娶。答以未婚。廉使知其衣冠子弟，且慕其爲人，乃以幼女妻之，潛令達其意。秀才欣然許之。未幾成婚。廉使資送甚厚。其女亦有殊色，秀才深過所望。且憶卜者之言，頗有責其謬妄耳。其後，每因天氣陰晦，其妻輒患頭痛，數年不止。爲訪名醫。醫者曰：『病在頂腦間。』卽以藥封腦上。有頃，內潰，出一針。其疾遂愈。因潛訪廉使之親舊，問女子之所出。方知圃者之女。信卜人之不給也。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。

## 薛偉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薛偉者，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，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。其秋，偉病七日，忽奄然若往者，連呼不應，而心頭微暖，家人不忍，卽斂環而伺之。經二十日，忽長吁起坐，謂其

人曰：『吾不知人間幾日矣。』曰：『二十日矣。』與我覷羣官，方食鱸否？言吾已蘇矣。甚有奇事，請諸公罷來聽也。僕人走視羣官，實欲食鱸，遂以告，皆停餐而來。偉曰：『諸公敕司戶僕張弼求魚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又問弼曰：『漁人趙幹，藏巨鯉，以小者應命，汝於羣間得藏者，攜之而來。方入縣也，司戶吏坐門東，糺曹吏坐門西，方弈棋。人及階，鄒雷方博，裴陷桃實。弼言幹之藏巨魚也，裴五令鞭之，既付食工，王士良者喜而殺乎。』遞相問，誠然。衆曰：『子何以知之？』曰：『向殺之鯉，我也。』衆駭曰：『願聞其說。』曰：『吾初疾困，爲熱所逼，殆不堪。忽悶，忘其疾，惡熱求涼，策杖而去，不知其夢也。既出郭，其心欣欣然，若籠禽檻獸之得逸，莫我知也。漸入山，山行益悶，遂下遊於江畔。見江潭深淨，秋色可愛，輕漣不動，鏡涵遠虛。忽有思浴意，遂脫衣於岸，跳身便入。自幼狎水，成人已來，絕不復戲，遇此縱適，實契宿心。且曰：『人浮不如魚快也，安得攝魚而健遊乎？』旁有一魚曰：『願足下不願耳。』正授亦易，何況求攝。當爲足下圖之。』決然而去。未頃，有魚頭人長數尺，騎駝來導，從數十魚，宣河伯詔曰：『一城居水遊，浮沉異道，苟非其好，則昧通波。薛主簿意尚浮深，跡思閑曠，樂浩汗之域，放

懷。清。江。厭。讖。愕。之。情。投。簪。幻。世。暫。從。鱗。化。非。遽。成。身。權。充。東。潭。赤。鯉。嗚。呼！恃。長。波。而。傾。舟。得。罪。於。晦。昧。纖。鉤。而。貪。餌。見。傷。於。明。無。或。失。身。以。羞。其。黨。爾。其。勉。之。」聽。而。自。顧。卽。已。魚。服。矣。於。是。放。身。而。遊。意。往。斯。到。波。上。潭。底。莫。不。從。容。三。江。五。湖。騰。躍。將。遍。然。配。留。東。潭。每。暮。必。復。俄。而。饑。甚。求。食。不。得。循。舟。而。行。忽。見。趙。幹。垂。鉤。其。餌。芳。香。心。亦。知。戒。不。覺。近。口。曰：「我。人。也。暫。時。爲。魚。不。能。求。食。乃。吞。其。鉤。乎。」捨。之。而。去。有。頃。饑。益。甚。思。曰：「我。是。官。人。戲。而。魚。服。縱。吞。其。鉤。趙。幹。豈。殺。我。固。當。送。我。歸。縣。耳。」遂。吞。之。趙。幹。收。綸。以。出。幹。手。之。將。及。也。偉。連。呼。之。幹。不。聽。而。以。繩。貫。我。腮。乃。繫。于。葦。間。旣。而。張。弼。來。曰：「裴。少。府。買。魚。須。大。者。」幹。曰：「未。得。大。魚。有。小。者。十。餘。斤。」弼。曰：「奉。命。取。大。魚。安。用。小。者。」乃。自。於。葦。間。尋。得。偉。而。提。之。又。謂。弼。曰：「我。是。汝。縣。主。簿。化。形。爲。魚。遊。江。何。得。不。拜。我？」弼。不。聽。提。之。而。行。罵。亦。不。已。幹。終。不。顧。入。縣。門。見。縣。吏。坐。者。弈。碁。皆。大。聲。呼。之。略。無。應。者。唯。笑。曰：「可。畏。魚。直。三。四。斤。餘。」旣。而。入。階。鄒。雷。方。博。裴。陷。桃。實。皆。喜。魚。大。促。命。付。廚。弼。言。幹。之。藏。巨。魚。以。小。者。應。命。裴。怒。鞭。之。我。叫。諸。公。曰：「我。是。汝。同。官。而。今。見。殺。竟。不。相。捨。促。殺。之。仁。乎。哉？」大。叫。而。泣。三。君。不。顧。而。

付繪手。王士良者，方礪刃，喜而殺我於几上。我又叫曰：「王士良，汝是我之常使繪手也，因何殺我？何不執我白於官人？」士良若不聞者。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。彼頭適落，此亦醒悟。遂奉召爾。』諸公莫不大驚，心生愛忍。然趙幹之獲，張弼之提，縣司之弈吏，三君之臨階，王士良之將殺，皆見其口動，實無聞焉。於是三君並投繪，終身不食。偉自此平愈，後累遷華陽丞，乃卒。

按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一，引此文，下注出續玄怪錄。此事當受佛氏輪迴說之影響，李復言遂衍爲此篇，宣揚彼法。唐稗喜以佛道思想入文者，此亦一例也。明人雜採廣記，喜立新名，遂有改題爲魚服記者。（見陸楫古今說海）實則續玄怪錄之一篇耳。惟廣記一百三十二，尙有引廣異記張縱一條，亦誌縱化爲魚事，與此相同，大抵互相祖述。廣記以本篇入水族類，以張縱入報應類。緣編撰本非一手，故不能詳加勘校，而歧異如此。今錄此篇，而以張縱一條附錄於後，俾便省覽。

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二引廣異記張縱一條云：泉州晉江縣尉張縱者，好啖鱠，忽被  
 病死，心上猶煖，後七日蘇云：『初有黃衫吏告云：王追縱隨行，尋見王。王問吏：『我  
 追張縱，何故將張縱來，宜追遣去。』旁有一吏白王曰：『此人好啖鱠，暫可罰爲魚。』  
 王令縱去作魚。又曰：『當還本身。』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，推縱入水，化成小  
 魚，長一寸許，日夕增長，至七日長二尺餘。忽見罟師至河所下網，意中甚懼，不覺已  
 入網中，爲罟師所得，置之船中草下。須臾，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爲鱠，罟師初以小  
 魚與之，還被杖。復至網所搜索，乃於草下得鯉，持還王家。至前堂，見丞夫人對鏡理  
 粧，偏袒一膊。至廚中，被膾人將刀削鱗，初不覺痛，但覺鐵冷冽然。尋被剪頭，本身遂  
 活。』時殿下侍御史李萼左遷晉江尉，正在王家食鱠。聞縱活，遽往視之。既入，縱迎  
 接其手，謂萼曰：『餐鱠飽耶？』萼因問何以得知？縱具言始末。方知所食之鱣，是縱  
 本身焉。



## 李衛公靖

據宋臨安書棚本校錄

衛國公李靖微時，常射獵霍山中，寓食山村，村翁奇其爲人，每豐饋焉，歲久益厚。忽遇羣鹿，乃逐之，會暮，欲捨之，不能。俄而陰晦，迷路，茫然不知所歸，悵悵而行，困悶益極，乃極目有燈火光，因馳赴焉。既至，乃朱門大第，牆宇甚峻，叩門久之，一人出問，公告其迷，且請寓宿。人曰：『郎君皆已出，惟太夫人在，宿應不可。』公曰：『試爲咨白。』乃入告而出曰：『夫人初欲不許，且以陰黑，客又言迷，不可不作主人。』邀入廳中，有頃，一青衣出曰：『夫人來。』年可五十餘，青裙素襦，神氣清雅，宛若士大夫家。公前拜之，夫人答拜曰：『兒子皆不在，不合奉留。今天色陰晦，歸路又迷，此若不容，遣將何適。然此乃山野之居，兒子往還，或夜到而喧，勿以爲懼。』公曰：『不敢。』既而命食，食頗鮮美，然多魚。食畢，夫人入宅。二青衣送床席榻褥，衾被香潔，皆極鋪陳。閉戶，繫之而去。公獨念山野之外，夜到而闢者，何物也？懼不敢寢。

端坐聽之，夜將半，聞扣門聲甚急。又聞一人應之，曰：「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，周此山七里，五更須足，無慢滯，無暴傷。」應者受符入呈。聞夫人曰：「兒子二人未歸，行雨次到，固辭不可，違時見責，縱使報之，亦已晚矣。僮僕無任專之理，當如之何？」一小青衣曰：「適觀廳中客，非常人也，盍請乎？」夫人喜，因自扣廳門曰：「郎覺否？請暫出相見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遂下堦見之。夫人曰：「此非人宅，乃龍宮也。妾長男赴東海婚禮，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，當行雨計兩處雲程，合踰萬里，報之不及，求代又難，輒欲奉煩頃刻間，如何？」公曰：「靖俗客，非乘雲者，奈何能行雨？有方可教，即唯命耳。」夫人曰：「苟從吾言，無有不可也。」遂勅黃頭被青驄馬來，又命取雨器，乃一小餅子，繫於鞍前。誡曰：「郎乘馬，無陋銜勒，信其行，馬躍地嘶鳴，即取瓶中水一滴，滴馬鬃上，慎勿多也。」於是上馬，騰騰而行，其足漸高，但訝其穩疾，不自知其雲上也。風急如箭，雷霆起於步下，於是隨所躍，輒滴之，既而電掣雲開，下見所憩村。思曰：「吾擾此村多矣，方德其人，計無以報。今久旱苗稼將悴，而雨在我手，甯復惜之，顧一滴不足濡，乃連下二十滴，俄頃雨畢，騎馬復歸。夫人者泣於廳曰：『何相悞之甚，本約一滴，』」

何私感而二十之。天此一滴，乃地上二尺雨也。此村夜半，平地水深二丈，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。但視其背，血痕滿焉。兒子並連坐如何？公慚怖，不知所對。夫人復曰：『郎君世間人，不識雲雨之變，誠不敢恨。卽恐龍師來尋，有所驚恐，宜速去此。然而勞煩未有以報。山居無物，有二奴奉贈，摠取亦可，取一亦可，唯意所擇。』於是命二奴出來。一奴從東廊出，儀貌和悅，怡怡然；一奴從西廊出，憤氣勃然，拗怒而立。公曰：『我獵徒，以鬪猛爲事，一旦取奴而取悅者，人以我爲怯乎？』因曰：『兩人皆取，則不敢。夫人旣賜，欲取怒者。』夫人微笑曰：『郎之所欲，乃爾。』遂揖與別，奴亦隨去。出門數步，迴望失宅，顧問其奴，亦不見矣。獨尋路而歸。及明，望其村，水已極目，大樹或露梢而已，不復有人。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，功蓋天下，而終不及於相，豈非悅怒之不得乎？世言關東出相，關西出將，豈東西而喻耶？所以言奴者，亦臣下之象。向使二奴皆取，卽位極將相矣。

按此條古今說海，題曰李衛公別傳，無名氏撰。明人刻書，類皆展轉遂錄，不究所出。

其實太平廣記四百十八已引之，下注出續玄怪錄。宋臨安書棚本，亦收入卷末。則此文固李復言撰也。文中鉞行雨一段，極有精采。

## 杜子春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杜子春者，蓋周隋間人，少落拓不事家產。然以志氣間曠，縱酒閒遊，資產蕩盡，投於親故，皆以不事事見棄。方冬，衣破腹空，徒行長安中，日晚未食，彷徨不知所往，於東市西門，饑寒之色可掬，仰天長吁。有一老人策杖於前，問曰：『君子何歎？』春言其心，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，感激之氣發於顏色。老人曰：『幾緡則豐用。』子春曰：『三五萬，則可以活矣。』老人曰：『未也。』更言之：『十萬。』曰：『未也。』乃言：『百萬。』亦曰：『未也。』曰：『二百萬。』乃曰：『可矣。』於是袖出一緡，曰：『給子今夕。明日午時，候子於西市波斯邸，慎無後期。』及時，子春往，老人果與錢三百萬。不告姓名而去。子春既富，蕩心復熾，自以爲終身不復羈

旅也。乘肥衣輕，會酒徒，徵絲管，歌舞於倡樓，不復以治生爲意。一二年間，稍稍而盡。衣服車馬，易貴從賤。去馬而驢，去驢而徒。倏忽如初。旣而復無計，自歎于市門。發聲而老人到，握其手曰：『君復如此，奇哉！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？』子春慚不應。老人因逼之。子春慚謝而已。老人曰：『明日午時來前期處。』子春忍愧而往，得錢一十萬。未受之初，憤發，以爲從此謀身治生，石季倫猗頓小豎耳。錢旣入手，心又翻然。縱適之情，又卻如故。不一二年間，貧過舊日。復遇老人於故處。子春不勝其愧，掩面而走。老人牽裾止之，又曰：『嗟乎，拙謀也！』因與三十萬曰：『此而不痊，則子貧在膏肓矣。』子春曰：『吾落拓邪遊，生涯罄盡，親戚豪族，無相顧者。獨此叟三給我，我何以當之？』因謂老人曰：『吾得此，人間之事可以立，孤孀可以衣食，於名教復圓矣。感叟深惠，立事之後，唯叟所使。』老人曰：『吾心也。子治生畢，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。』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，遂轉資揚州，買良田百頃，郭中起甲第，要路置邸百餘間，悉召孤孀分居第中。婚嫁甥姪，遷耐族親，恩者煦之，讎者復之。旣畢事，及期而往。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。遂與登華山雲臺峯，入四十里餘，見一處室屋巖潔，非常人

居彩雲遙覆，鸞鶴飛翔。其上有正堂，中有藥爐，高九尺餘，紫焰光發，灼煥窗戶。玉女九人，環爐而立。青龍白虎，分據前後。其時日將暮，老人者不復俗衣，乃黃冠絳帔士也。持白石三丸，酒一卮，遣子春令速食之。訖，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，東向而坐。戒曰：『慎勿語，雖尊神惡鬼夜叉，猛獸地獄，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，萬苦皆非真實。但當不動不語，宜安心莫懼，終無所苦。當一心念吾所言。』言訖而去。子春視庭，唯一巨甕，滿中貯水而已。道士適去，旌旗戈甲，千乘萬騎，徧滿崖谷，呵叱之聲，震動天地。有一人稱大將軍，身長丈餘，人馬皆着金甲，光芒射人。親衛數百人，皆杖劍張弓，直入堂前，呵曰：『汝是何人，敢不避大將軍？』左右竦劍而前，逼問姓名，又問作何物，皆不對。問者大怒，催斬，爭射之，聲如雷。竟不應。將車者極怒而去。俄而猛虎、毒龍、狡狴、獅子、蝮蝎、萬計，哮吼拏攫而爭前，欲搏噬，或跳過其上。子春神色不動，有頃而散。既而大雨滂澍，雷電晦暝，火輪走其左右，電光掣其前後，目不得開。須臾，庭際水深丈餘，流電吼雷，勢若山川開破，不可制止。瞬息之間，波及坐下。子春端坐不顧。未頃，而將軍者復來，引牛頭獄卒，奇貌鬼神，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。長槍兩叉，四面週匝。傳命曰：『首

言姓名，卽放。不肯言，卽當心取，又置之鑊中。』又不應。因執其妻來，拽于階下，指曰：『言姓名免之。』又不應。及鞭捶流血，或射或斫，或煮或燒，苦不可忍。其妻號哭曰：『誠爲陋拙，有辱君子。然幸得執巾櫛，奉事十餘年矣。今爲尊鬼所執，不勝其苦。不敢望君匍匐拜乞，但得公一言，卽全性命矣。人誰無情，君乃忍惜一言！』兩淚庭中，且咒且罵。春終不顧，將軍且曰：『吾不能毒汝妻耶？』令取剉確，從脚寸寸剉之。妻叫哭愈急，竟不顧之。將軍曰：『此賊妖術已成，不可使久在世間。敕左右斬之。』斬訖，魂魄被領見閻羅王，曰：『此乃雲臺峯妖民乎？捉付獄中。』于是鎔銅鐵杖，確擣，磔磨，火坑，鑊湯，刀山，劍樹之苦，無不備嘗。然心念道士之言，亦似可忍，竟不呻吟。獄卒告受罪畢，王曰：『此人陰賊，不合得作男，宜令作女人，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。』生而多病，針灸藥醫，略無停日。亦嘗墜火墮牀，痛苦不齊，終不失聲。俄而長大，容色絕代，而口無聲，其家目爲啞女。親戚狎者，侮之萬端，終不能對。同鄉有進士盧珪者，聞其容而慕之。因媒氏求焉。其家以啞辭之。盧曰：『苟爲妻而賢，何用言矣。亦足以戒長舌之婦。』乃許之。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。數年，恩情甚篤。生一男，僅二歲，聰慧無敵。盧

抱兒與之言，不應，多方引之，終無辭。盧大怒曰：『昔賈大夫之妻，鄙其夫，纔不笑，然觀其射雉，尚釋其憾。今吾陋不及賈，而文藝非徒射雉也，而竟不言。大丈夫爲妻所鄙，安用其子。』乃持兩足，以頭撲於石上，應手而碎，血濺數步。子春愛生于心，忽忘其約，不覺失聲云：『噫。』噫聲未息，身坐故處。道士者亦在其前，初五更矣。見其紫焰穿屋上，大火起，四合，屋室俱焚。道士歎曰：『錯大誤，余乃如是！』因提其髮投水甕中，未頃，火息。道士前曰：『吾子之心，喜怒哀懼惡慾，皆忘矣。所未臻者，愛而已。向使子無噫聲，吾之藥成，子亦上仙矣。嗟乎，仙才之難得也！吾藥可重鍊，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。勉之哉！』遙指路使歸。子春強登基觀焉，其爐已壞，中有鐵柱，大如臂，長數尺。道士脫衣，以刀子削之。子春旣歸，愧其忘誓，復自效以謝。其過行，至雲臺峯，絕無人跡，歎恨而歸。

## 張老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

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。其鄰有韋恕者，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。有長女，既笄，召里中媒媪令訪良壻。張老聞之，喜而候媒于韋門。媪出，張老固延入，且備酒食。酒闌，謂媪曰：『聞韋氏有女，將適人，求良才子於媪，有之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曰：『某誠衰邁，灌園之業，亦可衣食。幸爲求之，事成厚謝。』媪大罵而去。他日又邀媪。媪曰：『叟何不自度，豈有衣冠子女，肯嫁園叟耶？此家誠貧，士大夫家之敵者，不少。願叟非匹，吾安能爲叟一盃酒，乃取辱於韋氏？』叟固曰：『強爲吾一言之，言不從，卽吾命也。』媪不得已，冒責而入言之。韋氏大怒曰：『媪以我貧，輕我，乃如是！且韋家焉有此事。况園叟何人，敢發此議？』叟固不足責，媪何無別之甚耶？』媪曰：『誠非所宜言，爲叟所逼，不得不達其意。』韋怒曰：『爲吾報之，令日內得五百緡則可。』媪出以告張老，乃曰：『諾。』未幾，車載納于韋氏。語韋大驚曰：『前言戲之耳。且此翁爲園，何以致此？吾度其必無而言之，今不移時而錢到，當如之何？』乃使人潛候其女。女亦不恨。乃曰：『此固命乎？』遂許焉。張老既取韋氏，園業不廢。負穢饜地，鬻蔬不輟，其妻躬執爨灌，了無忤色。親戚惡之，亦不能止。數年中，外之有識者，責恕曰：『君家

誠貧，鄉里豈無貧子弟，奈何以女妻園叟，既棄之，何不令遠去也？」他日，怒致酒召女及張老，酒酣，微露其意。張老起曰：『所以不即去者，恐有留念。今既相厭，去亦何難。』某王山下有一小莊，明旦且歸耳。』天將曙，來別韋氏。『他歲相思，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。』遂令妻騎驢戴笠，張老策杖相隨，而絕無消息。後數年，怒念其女，以為蓬頭垢面，不可識也。令其男義方訪之。到天壇南，適遇一岷崙奴，駕黃牛耕田。問曰：『此有張老家莊否？』岷崙投杖拜曰：『大郎子，何久不來。莊去此甚近，某當前引。』遂與俱東去。初上一山，山下有水，過水，連綿凡十餘處，景色漸異，不與人間同。忽下一山，其水北，朱戶甲第樓閣參差，花木繁榮，煙雲鮮媚，鸞鶴孔雀，徊翔其間，歌管鏗亮，耳目岷崙指曰：『此張家莊也。』韋驚駭不測。俄而及門，門有紫衣人吏，拜引入廳中。鋪陳之華，目所未覩，異香氤氳，徧滿崖谷。忽聞珠珮之聲漸近。二青衣出曰：『阿郎來此。』次見十數青衣，容色絕代，相對而行，若有所引。俄見一人戴遠遊冠，衣朱綃，曳朱履，徐出門。一青衣引韋前拜，儀狀偉然，容色芳嫩。細視之，乃張老也。言曰：『人世勞苦，若在火中，身未清涼，愁焰又熾，而無斯須泰時。兄久客寄，何以自娛？』

賢妹略梳頭，卽當奉見。」因揖令坐。未幾，一青衣來曰：「孃子已梳頭畢。」遂引入見妹子堂前。其堂沉香爲梁，玳瑁帖門，碧玉窗，珍珠箔，階砌皆冷滑碧色，不辨其物。其妹服飾之盛，世間未見。略敍寒暄，問尊長而已，意甚鹵莽。有頃進饌，精麗芳馨，不可名狀。食訖，館韋于內廳。明日方曙，張老與韋生坐。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。長老笑曰：「宅中有客，安得暮歸。」因曰：「小妹暫欲遊蓬萊山，賢妹亦當去。然未暮卽歸，兄但憩此。」張老揖而入。俄而五雲起於庭中，鸞鳳飛翔，絲竹並作。張老及妹各乘一鳳，餘從乘鶴者十數人，漸上空中。正東而去。望之已沒，猶隱隱聞音樂之聲。韋君在後，小青衣侍甚謹。迨暮，稍聞笙篁之音，倏忽復到。及下于庭，張老與妻見韋曰：「獨居大寂寞，然此地神仙之府，非俗人得遊。以兄宿命，合得到此。然亦不可久居。明日當奉別耳。」及時妹復出，別兄，慇懃傳語父母而已。張老曰：「人世遐遠，不及作書。」奉金二十鎰，并與一故席帽曰：「兄若無錢，可于揚州北邸賣藥。王老家取一千萬，持此爲信。」遂別，復令崐崙奴送出。卻到天壇，崐崙奴拜別而去。韋自荷金而歸。其家驚訝問之，或以爲神仙，或以爲妖妄，不知所謂。五六年間，金盡，欲取王老錢，復疑其

妄。或曰：『取爾許錢不持一字，此帽安足信。』既而困極，其家強逼之曰：『必不得錢，亦何傷。』乃往揚州，入北邙，而王老者，方當肆陳藥。韋前曰：『叟何姓？』曰：『姓王。』韋曰：『張老令取錢一十萬，持此帽爲信。』王曰：『錢卽實有，席帽是乎？』韋曰：『叟可驗之，豈不識耶？』王老未語，有小女出青布幃中，曰：『張老常過，令縫帽頂，其時無皂線，以紅線縫之。線色手踪皆可自驗。』因取看之，果是也。遂得載錢而歸。乃信真神仙也。其家又思女，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。到卽千山萬水，不復有路。時逢樵人，亦無知張老莊者。悲思浩然而歸。舉家以爲仙俗路殊，無相見期。又尋王老，亦去矣。後數年，義方偶遊揚州，閒行北邙前，忽見張家嵬崙奴前曰：『大郎家中何如？』嵬子雖不得歸，如日侍左右。家中事無巨細，莫不知之。』因出懷金千斤以奉曰：『嵬子令送與大郎君。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。大郎且坐，嵬崙當入報。』義方坐于酒旗下，日暮不見出，乃入觀之，飲者滿坐，坐下並無二老，亦無嵬崙。取金視之，乃真金也。驚歎而歸。又以供數年之食。後不復知張老所在。

按杜子春張老二則，宋臨安書棚本不載。蓋佚文也。今據太平廣記卷十六校錄。唐時佛道思想，徧播士流，故文學亦受其影響。杜子春一篇，意在斷絕七情；此文極言仙凡之別。皆受佛道思想所薰化者也。廣記神仙門，類此者尙多，旨趣從同，今不備錄云。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## 紀聞

牛肅撰

按紀聞十卷，唐牛肅撰。唐志著錄子部小說家類。宋志同。惟下有崔造注三字，則知牛氏此書盛傳於唐宋之間，且有注也。今書已散佚，惟太平廣記採入若干條。其書多紀開元乾元間徵應及神怪異聞。廣記引書，只存書名，不著撰者姓名。但其書通例，凡採用前代各書，年號上輒加國號。有涉及撰者事實，則加撰者姓名。如晉陽姜一條（一百二十九）曰：『唐牛肅舅之尉晉陽。』又牛肅女一條（二百七十一）曰：『牛肅女曰應貞。』二條下皆注出紀聞。其曰唐牛肅舅，牛肅女者，皆爲本書所無，而廣記增加者。據此則廣記所引之紀聞，其爲牛氏書，當無疑也。今其書既不存，而金陵龍蟠里圖書館，藏有鈔本牛肅紀聞十卷，爲丁氏善本書室舊藏，亦從廣記輯

出，非其舊也。牛肅生平他無可考。廣記徵引各篇，亦但紀本事，不涉及作者生平踪跡，如皇甫枚三水小牘李復言續玄怪錄之例，遂至里閭官職，無從稽考。所可知者，但知有女曰應貞，適弘農楊廣源而已。惟其書既紀肅宗時事，或爲貞元元和間人。廣記所引吳保安牛應貞諸條，文辭斐然，至可翫味。而吳保安事，宋祁修唐書，至探其事以入忠義傳（唐書二百九十一）清嘉慶間，亦採郭仲翔吳保安往來書牘，入全唐文（三百五十八）則是牛氏此書，雖爲小說家言，然其遺文軼事，頗足以備史乘存文獻，又未可以猥瑣誕妄視之也。今據廣記錄出數條，亦治唐稗者所宜玩索者也。

## 牛應貞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長女曰應貞，適弘農楊廣源。少而聰穎，經耳必誦。年十三，凡誦佛經二百餘卷，儒書子



史又數百卷。親族驚異之初，應貞未讀左傳，方擬授之，而夜初眠中，忽誦春秋。起惠公元妃孟子卒，終智伯貪而復，故韓魏反而喪之。凡三十卷，一字無遺。天曉而畢。當誦時，若不教之者，或相酬和。其父驚駭，數呼之，都不答。誦已而覺，問何故，亦不知。試令開卷，則已精熟矣。問不答。著文章百餘首。後遂學窮三教，博設多能。每夜中眠熟，與文人談論文，皆古之知名者，往來答難。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，辯論烽起，或論文章，談名理，往往數夜不已。年二十四卒。今採其文，題問影賦，著于篇。其序曰：『庚辰歲，予嬰沈痛之疾，不起者十旬。毀頓精神，羸悴形體，藥物救療，有加無瘳。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，故假之爲賦，庶解疾焉。魍魎問於子影曰：「君英達之人，聰明之子，學包六藝，文兼百氏，曠道家之祕言，探釋部之幽旨。既虔恭於中饋，又希慕於前史。不矯枉以干名，不毀物而成己。伊淑德之如此，卽精神之足恃。何故羸厥姿貌，沮其精神，寤寤枕席，唯唯衣巾。子惟形兮，是寄形與。子兮，相親何不誨之。以崇德，而教之以自偷。異萊妻之樂道，殊鴻婦之安貧。豈痼疾而無生賴，將微賤而欲忘身。今節變歲移，臘終春首，照晴光於郊甸，動暄氣於梅柳。水解凍而繞軒，風扇和而入牖。固可觸憂。

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。僕於是勃然而應曰：「子居於無人之域，遊乎魍魎之鄉，形既圖於夏鼎，名又著於蒙莊，何所見之不博？何所談之不長？夫影依日而生，像因人而見，豈言談之能曉？何節物之能辨？隨晦明以興滅，逐形骸以遷變，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，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，可見伊美惡兮，由已影何辜而過譴？且子聞至道之精，窈兮冥，至道之極，昏兮默。達人委性命之修短，君子任時運之通塞，悔吝不能纏，榮耀不能感，喪之不以爲喪，得之不以爲得。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，責予之不貴華飾，且吾之秉操，奚子智之能測？」言未卒，魍魎惕然而驚，歎而起曰：「僕生於絕域之外，長於荒遐之境，未曉智者之處身，是以造君而問影。既談玄之至妙，請終身以藏屏。」初，應貞夢製書而食之，每夢食數十卷，則文體一變，如是非一，遂工爲賦頌。文名曰遺芳。

按太平廣記二百七十一引此文，題曰牛肅女，而下注出紀聞。惟標題與篇首牛肅二字，當非紀聞所有，編廣記時所增加耳。此文雖據廣記校錄，然增改顯然者，酌爲

改易，以復舊觀。明人五朝小說亦題爲牛應貞傳，而撰人下署宋若昭，說蒼因之，不知何據。明人編次唐稗，喜妄題撰人，此亦一例也。

## 吳保安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吳保安，字永固，河北人，任遂州方義尉。其鄉人郭仲翔，卽元振從姪也。仲翔有才學，元振將成其名宦，會南蠻作亂，以李蒙爲姚州都督，帥師討焉。蒙臨行，辭元振。元振乃見仲翔，謂蒙曰：『弟之孤子，未有名宦，子姑將行，如破賊立功，某在政事，當接引之，俾其糜薄俸也。』蒙諾之。仲翔頗有幹用，乃以爲判官，委之軍事。至蜀，保安寓書於仲翔曰：『幸共鄉里，籍甚風猷，雖曠不展拜，而心常慕仰。吾子國相，猶子幕府，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，李將軍秉文兼武，受命專征，親綰大兵，將平小寇，以將軍英勇，兼足下才能，師之克殄，功在旦夕。保安幼而嗜學，長而專經，才乏兼人，官從一尉，僻在劍外地，邇蠻陬，鄉國數千關河阻隔，况此官已』

滿。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，厄選曹之格限，更思微祿，豈有望焉。將歸老邱園，轉死溝壑。側聞吾子急人之憂，不遺鄉曲之情，忽垂特達之眷，便保安得執鞭弭，以奉周旋。錄及細微，薄霽功效，承茲凱入，得預末班。是吾子邱山之恩，卽保安銘鏤之日，非敢望也。願爲圖之。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，驚蹇以望招攜。仲翔得書，深感之。卽言於李將軍，召爲管記。未至而蠻賊轉逼。李將軍至姚州，與戰破之。乘勝深入蠻，覆而敗之。李身死軍沒，仲翔爲虜，蠻夷利漢財物，其沒落者，皆通音耗，令其家贖之。人三十四。保安旣至姚州，適值軍沒，遲留未返，而仲翔於蠻中間，關致書於保安曰：「永固無恙。」保安之字。頃辱書，未報，值大軍已發，深入賊庭，果逢撓敗。李公戰沒，吾爲囚俘，假息偷生，天涯地角，顧身世已矣。念鄉國杳然，才謝鍾儀，居然受繫，身非箕子，日見爲奴。海畔牧羊，有類於蘇武；宮中射雁，寧期於李陵。吾自陷蠻夷，備嘗艱苦，肌膚毀剔，血淚滿池。生人至艱，吾身盡受。以中華世族，爲絕域窮囚。日居月諸，暑退寒襲，思老親於舊國，望松檜於先塋，忽忽發狂，膈臆流慟，不知涕之無從。行路見吾，猶爲傷愍。吾與永固雖未披款，而鄉里先達，風味相親；想觀光儀，不離夢寐。昨蒙枉問，承聞

便言。李公素知足。下才名，則請爲管記。大軍去遠，足下來遲。乃足下自後於戎行，非僕遺於鄉曲也。足下門傳餘慶，天祚積善，果事期不入，而身名並全。向若早事麾下，同參幕府，則絕域之人，與僕何異？吾今在厄，力屈計窮，而蠻俗沒留，許親族往贖，以吾國相之姪，不同衆人，仍苦相邀，求絹千匹。此信通聞，仍索白縑，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，宜以時到，得贖吾還。使亡魂復歸，死骨與肉，唯望足下耳。今日之事，請不辭勞苦。吾伯父已去廟堂，難可諮啓。卽願足下親脫石父，解夷吾之嘯，往贖華元，類宋人之事。濟物之道，古人猶難，以足下道義素高，名節特著，故有斯請，而不生疑。若足下不見哀矜，猥同流俗，則僕生爲俘囚之豎，死則蠻夷之鬼耳。更何望哉！矣。吳君無落吾事！

保安待書甚傷之。時元振已卒，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，仍傾其家，得絹二百疋，往因住舊州。十年不歸，經營財物，前後得絹七百疋，數猶未至。保安素貧窶，妻子猶在遂州，貪贖仲翔，遂與家絕。每於有得，雖尺布升粟，皆漸而積之。後妻子飢寒，不能自立。其妻乃率弱子，駕一驢，自往瀘南，求保安所在。於途中糧盡，猶去姚州數百。其妻計無所出，因哭於路左，哀感行人。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，見保安妻哭，

異而訪之。妻曰：『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，以友人沒蕃，丐而往贖。因住姚州，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。妾今貧苦，往尋保安。糧乏路長，是以悲泣。』安居大奇之，謂曰：『吾前至驛，當候夫人，濟其所乏。』既至驛，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，給乘令進。安居馳至郡，先求保安見之。執其手升堂，謂保安曰：『吾常讀古人書，見古人行事，不謂今日親觀於公。何分義情深，妻子意淺，捐棄家室，求贖友朋，而至是乎！吾見公妻來，思公道義，乃心勤佇，願見顏色。吾今初到，無物助公，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，濟公此用。待友人到後，吾方徐爲填還。』保安喜，取其絹，令蠻中通信者，特往，向二百日，而仲翔至姚州。形狀憔悴，殆非人也。方與保安相識，語相泣也。安居曾事郭尙書，則爲仲翔洗沐，賜衣裝，引與同坐宴樂之。安居重保安行事，甚寵之。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。仲翔久於蠻中，且知其款曲，則使人於巒洞市女口十人，皆有姿色。既至，因辭安居歸北，且以蠻口贈之。安居不受，曰：『吾非市井之人，豈待報耶！』欽吳生分義，故因人成事耳。公有老親在北，且充甘膳之資。』仲翔謝曰：『鄙身得還，公之恩也，微命得全，公之賜也。翔雖瞑目，敢忘大造。但此蠻口，故爲公求來。公令見辭，翔以死請。』安居難

遠，乃見其小女曰：『公既頻繁有言，不敢違公雅意。此女最小，常所鍾愛。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。』因辭其八人，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，大獲資糧而去。仲翔到家，辭親凡十五年矣。卻至京，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。則迎親到官。兩歲，又以擾授代州戶曹參軍。秩滿，內憂，葬畢，因行服。慕次，乃曰：『吾賴吳公見贖，故能拜職養親。今親歿，服除，可以行吾志矣。』乃行求保安，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。仲翔遂至蜀訪之。保安秩滿，不能歸，與其妻皆卒於彼。權窆寺內。仲翔聞之，哭甚哀。因製縗屨，環經加杖，自蜀郡徒跣，哭不絕聲。至彭山，設祭醑畢，乃出其骨，每節皆墨記之。一墨記骨節，書其次第，恐葬斂時有失之也。盛於練囊，又出其妻骨，亦墨記，貯於竹籠，而徒跣視負之，徒行數千里。至魏郡，保安有一子，仲翔愛之如弟。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，仍刻石頌美。仲翔親慮其側，行服三年。旣而爲嵐州長史，又加朝散大夫，攜保安子之官，爲娶妻，恩養甚至。仲翔德保安不已。天寶十二年，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，以報時人甚高之初。仲翔之沒也，賜蠻首爲奴，其主愛之，飲食與其主等。經歲，仲翔思北，因逃歸，追而得之，轉賣於南洞。洞主嚴惡，待仲翔苦役之，鞭笞甚至。仲

翔棄而走，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，其洞號菩薩蠻。仲翔居中經歲，困厄復走。蠻又追而得之，復賣他洞。洞主得仲翔，怒曰：『奴好走，難禁止邪？』乃取兩板，各長數尺，令仲翔立於板，以釘其足背釘之，釘達於木。每役使常帶二木行。夜則納地檻中，親自墮閉。仲翔二足，經數年，瘡方愈。木墮地檻，如此七年。仲翔初不堪其憂，保安之使人往贖也，初得仲翔之首主，展轉爲取之。故仲翔得歸焉。

按吳保安事，盛傳於時。此傳當爲實錄。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六引之。宋祁撰唐書，曾採其事，入唐書忠義傳，文可互參。特錄存於此云。

唐書二百九十一云：吳保安，字永固，魏州人。氣挺特不俗。睿宗時，姚萬夔叛，拜李蒙爲姚州都督。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，蒙表爲判官。時保安罷義安尉，未得調。以仲翔里人也，不介而見，曰：『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？』仲翔雖無雅故，哀其窮，力薦之。蒙表掌書記。保安後往，蒙已深入，與蠻戰沒。仲翔執蠻之俘華人，必厚



賁財，乃肯贖。聞仲翔，貴胄也，求千緡。會元振物故，保安留雋州，營贖仲翔，苦無資。乃力居貨，十年，得緡七百。妻子客遂州，間關求保安所在，困姚州不能進。都督楊安居知狀，異其故，資以行。求保安得之，引與語曰：『子棄家急朋友之患，至是乎！吾請貸官貲，助子之乏。』保安大喜，卽委緡於蠻，得仲翔以歸。始仲翔爲蠻所奴，三逃三獲，乃轉鬻遠酋，酋嚴遇之，晝役夜囚，役凡十五年，乃還。安居亦丞相故吏，嘉保安之義，厚禮仲翔，遺衣服儲用。檄領近縣尉，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，以優遷代州戶曹。母喪服除，喟曰：『吾賴吳公生吾死，今親沒，可行其志。』乃求保安。於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，其妻亦沒，喪不克歸。仲翔爲服縗，經囊其骨，徒跣負之，歸葬魏州。廬墓三年，乃去。後爲嵐州長史，迎保安子，爲娶，而讓以官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5169B

8813

15